

浪漫主義的狂飆

Romanticism

陳復

相對於一貫強調理性的主流西洋哲學，浪漫主義的意識不啻帶給西洋人喘息的空間，其實深具解放心靈的效益，只能說浪漫主義滋生的流弊，只是西洋人面對自我還沒有學會如何不靠著基督教義而能收攝把持，也還不知道如何跨越自我意識的限制，而獲得無我無無我的真自由！

十八世紀的後半葉到十九世紀的後半葉，整個歐洲的哲學、科學、文學、美術與音樂，甚至政治，普遍受著某種思潮的影響，歐洲的知識階層，面對自身的心靈，滋生出共同的進路，冀圖掙脫啟蒙時期的哲學家過渡強調理性的作法，這股浪潮崛起於法國，擴張於德國，中間經歷過康德實踐理性的洗禮，成為兩股交纏，既激烈對抗又交互浸染的思想，因此，康德會閱讀早期浪漫主義大師盧梭的

作品，並拒絕再拿理論理性去討論無法被證實的觀念，而有好幾位浪漫主義者自認是康德的傳人，因為康德說我們對於「物自身」的認識有限，同時他強調自我的作用對於認知這件事情的重要性，這很對應浪漫主義者的胃口！

什麼胃口呢？

個人希望能隨心其欲按照自己的意念與辦法去詮釋生命。浪漫主義者毫無限制的只崇拜自己，這來自他們自身的文化教養，而能擁有這種教養，常來自沒落的貴族階層。他們的生命特質裡，對人間特別有同情，多愁善感，很容易受外在環境的刺激而情緒起伏，譬如說，他們會看見有某位具體的農民生活困苦而不忍，不禁頻頻垂淚，然而對按部就班去企畫什麼方案來改善農民階層的困苦卻顯得很冷淡，因為這需要理性，而他們不耐這種秩序，他們喜歡漫無章法的隨機展現生命的灑脫自在。他們活在自己的「想像」裡，因此留戀於想像就是自己面對現實最重要的態度，這使得純粹的現實常引發他們不自覺的輕蔑。

浪漫主義之父盧梭就是這樣的人，他一生喜歡流浪，寧願做個窮光蛋，常接受稍微比他不窮的人的照顧，然而他卻會用一般人覺得忘恩負義的態度回報，因為他覺得禮教的束縛讓人厭煩，包括知恩圖報這種禮教，雖然在情感上，他有極熱忱而敏感的神經，面對著人與事，這使得後來的浪漫主義者都跟他學會輕蔑習

俗的態度，反對任何的束縛，包括思想意識編派人羅織人的隱藏性意圖（譬如，說你是浪漫主義者），他們不論在服裝、禮貌、跳舞或寫詩，都不願意按照既有的規範去做，接著擴張至對全部藝術通則的輕蔑，再接著在戀愛議題上強調完全的自由與解放，最後則是對全部既有道德的反對與抵抗！

他們強調玩，席勒就曾說，藝術家的創作就像在玩遊戲，人只有在玩遊戲的時候纔擁有真自由，因為他在玩的過程裡能自己制訂遊戲規則。藝術家鍾情於創造自己的世界，他們甚至覺得唯有如此纔能貼靠著上帝，因為這個精神狀態如同上帝在創造世界般，當人的內在充滿著藝術的狂喜，就能完全跨越夢境與現實的藩籬。基於對現實的反感，他們對已經消失的時空特別有好感，譬如歐洲的中世紀，啟蒙時期對中世紀的強烈敵意，卻在浪漫主義者的眼睛裡完全看不見，他們熱愛發生在破敗的古堡裡的故事，進而對各種奇異的東西都感覺好奇，譬如幽靈鬼怪，昔日大家族的頹廢後裔，沒落的暴君甚至徜徉在東地中海的海盜。

浪漫主義者喜歡有點恐怖氣息的東西，但不能真的很恐怖，他們滿腦子我們一般人通常會說的人生的黑暗面，會受著夜晚、黃昏、浪起浪落甚至超自然的神秘情境的吸引，他們不期待和平與安靜，他們渴望有朝氣與熱情的個人化生活，因此對工業革命後的社會毫無興趣，他們覺得這種經濟型態妨害個人的自由，並且覺得認真斂財與成為不朽的人物毫不相稱。很詭異的是說，浪漫主義都盛行於

都市地區，浪漫主義者反對都市文化，反對中產階級的生活態度，卻總沒有脫離對都市的依賴，因此，他們會稱他們的房東「庸俗的市儈」，對警察總抱持著如同本能的敵意，因為這些人都是會對他們的自由滋生剝削的人。

他們不是沒有道德，只不過他們的道德都具有審美的動機，而且，還要注意趣味的變化，如果沒有不斷變化的趣味，他們就會失去鑑賞的耐性。他們讚美最強烈的熱愛，不想過問其社會後果，浪漫的愛情，尤其在人不如意的時候，最能激發人無窮的創意，因此這些愛情其實都具有對社會完全的破壞性，相對於安穩的人生來說，然而他們毫不在意，他們會對不願意跟著他們打破安穩的人毫不留情的冷笑，藉此激發該人奮發衝破社會網羅的熱忱。戀愛被理解為人與人無窮的戰鬥，每個人都計畫著打破彼此的自我，把他人的自我的消滅，就是自己的自我的勝利，然而這種態度常使得戀愛最後都是彼此撕裂的不可收拾。

因此，歌德寫《少年維特的煩惱》，故事中的主人翁維特最後因為無法獲得他愛的女人的愛情，就痛苦得舉槍自殺了……

因為浪漫主義者都希望能由他人的身上獲得如同父母般的溫情，然而，他們一旦發現他人同樣有自我，會拒絕自己的需索，就不僅感覺很憤慨，渴望溫情的慾望落空了，就會轉變出憎恨與兇惡，或者，柔和表現出極大的絕情，不經意對

他人展開更大的報復。他們只鼓勵自己擁有一個狂縱不法的自我，卻不鼓勵他人擁有同樣的自我，或者，他們宣稱人人都該擁有這種自我，他們確實會同意某個具體的他人擁有這種自我，只要不會對自己的自我產生任何傷害的話。這使得他們每個人都活在某種孤絕裡，冷如霜雪的傲視群生，這是他們喜歡的情調，他們會說這就是自我實現，而且，這就是拯救世人掙脫平庸的辦法。

看見這番對浪漫主義的描寫，你會不會覺得我們民國在五四時期的大師都有沾染這種味道？而且，直至現在，社會裡還是有數不盡這樣的人，他們不會說自己是浪漫主義者，雖然他們很喜歡浪漫。到這裡為止，歐洲的浪漫主義好像跟中國的道家思想有異曲同工的調性，浪漫主義者常喜歡遙不可觸摸的東方，這跟我們社會裡的道家常對西方有無限的想像很雷同，然而，如果你知道浪漫主義後來發展出民族主義，你就會發現兩者還是有點不同。由哲學理路來看，不僅是熱烈的愛情，人與人的全部友善關係，都只能在把他人與自己的自我都視同如一的狀態裡纔能發生，意即要有個客觀化的自我，纔能使得人與人結合在一起。

這就是民族主義會被強化與凝聚的心理意識，民族本身就是種想像，透過這種想像，想像我們是某個共同祖先的後裔，共同擁有某種血緣，因此我們擁有相同的自我，這使得尼采會喜歡他的妹妹勝過於其他女人，更使得後來納粹德國要展開「種族淨化」的工作，因為德國人對自身日耳曼民族的信仰，使得他們對擅

於賺錢，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游刃有餘的猶太人產生強烈的憎恨！而且，同樣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厭倦，浪漫主義蛻變出的民族主義與宣稱爭取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合流，在中國，西元一九四九年建立的共產政權，其背後支撐的思想究竟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還是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這點很耐人尋味！

當然，還是有浪漫主義者沒有沾染民族主義的情緒，他們只是基於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主張的機械化宇宙的反彈，帶著某種古老的宇宙意識，把整個大自然視作一個有機體，大自然不是個死的機械，而是活生生的世界精神的反映，這種主張最重要的哲學家就是謝林，他說，自然是肉眼可見的精神，精神則是肉眼不可見的自然，物質直通心靈，因此物質只是沈睡中的智性。透過擁抱人內在的心靈，人就擁抱整個世界的神秘，而且，對浪漫主義者來說，研究哲學，跟研究自然科學，或寫詩與畫畫，都是同樣的事情，本質都具有相通性，其實這種有機體的觀念，與民族主義者把民族視作有機體的意識狀態來自同樣的脈絡。

只有對浪漫主義帶著這層瞭解，我們接著討論來自德國的各家哲學，不論其是否出自浪漫主義，纔不會有見樹不見林的盲點……

值得發問的議題是說：生活在華人社會最頂端的台灣，我們有誰不是浪漫主義者？不論是基於對土地的無限熱愛，而產生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想像，進而產

生激烈的政治主張；或不想過問人間俗事，只想打破全部社會羈絆，活在逍遙自在的生命情調裡，人人都帶著對資本主義的反彈情緒，活在各自認同的浪漫主義的心靈角落。相對於一貫強調理性的主流西洋哲學，浪漫主義的意識不啻帶給西洋人喘息的空間，其實深具解放心靈的效益，只能說浪漫主義滋生的流弊，只是西洋人面對自我還沒有學會如何不靠著基督教義而能收攝把持，也還不知道如何跨越自我意識的限制，而獲得無我無無我的真自由！

94.05.19

補給思索：

一、請指出浪漫主義跟你認識的道家思想有什麼異同？而社會洋溢著自認的浪漫主義者與道家，是否表現出反社會性格與無責任感的生命特徵？

二、由對「自我」的認同出發，浪漫主義為何會轉化出民族主義？沒有基於對「自我」的強烈認同需要，還會有民族的意識出現嗎？

徵引書目：

1995，羅素《西方哲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下冊，第三篇第二章
第一節，p473-499。

1996，喬斯坦賈德《蘇菲的世界·浪漫主義》，台北，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下冊，p865-878。